

# 《商辂三元记》本事与作者考述

刘晓珍

**摘要：**关于《商辂三元记》的本事研究，早期以“诬贤”说为主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首次提出了“章纶”说。经本文考证，此剧本事与章纶亦无关，章纶亦非“遗腹子”，章纶母也非如剧中所写，是督责儿子刻苦攻读，使其高中三元的节妇，实际上章纶母在其六岁时，就已经去世。《商辂三元记》体现的是民间无名氏“多虚少实”的创作传统，其作者为明代著名曲家徐霖的说法证据不足，难以成立。

**关键词：**商辂三元记；本事；章纶；作者

**作者简介：**刘晓珍，女，副教授，文学博士。（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，浙江 杭州，310018）

**中图分类号：**I207.3      **文献标志码：**A      **文章编号：**1008-6552（2015）02-0106-06

《商辂三元记》（又名《断机记》）是明代中期以来剧坛上长期上演的一部剧作，讲述的是明代“三元宰相”商辂连中三元的故事。剧叙商辂之父商霖在拜望岳丈时，见到了未婚妻秦雪梅，回家后一病不起。父母情急之下，命家中养女爱玉许身于商霖作为妾室，不意商霖终因相思成疾，命丧黄泉。秦雪梅前来吊孝，得知爱玉怀有身孕，决意留在商家。她含辛茹苦奉养公婆，督责商辂刻苦攻读，最终商辂连中三元，荣耀一门。作品的主题在于颂扬秦雪梅的“贞节”，而高中“三元”的商辂，则是用来彰显秦雪梅“德行”的力证，所以今天的地方戏中，这个剧目的名称基本都叫《秦雪梅》、《秦雪梅教子》。由此可以推测，考察此剧的本事，最终还是要回到秦雪梅这一形象上来。而历史上关于此剧本事的讨论，从商辂“无遗腹事”到章纶有“未婚母”，大多都把重心放在了“遗腹子”身上。这样的本事考索偏离了故事真正的创作意图，自然也难以找到恰当的“原型”。

## 一、从商辂“无遗腹事”到“章纶母”事

中国的本事考索源于经学、史学，后延及诗歌、小说、戏曲，主要目的在于还原事件形成的“背景”。对于《商辂三元记》，人们最初也把目光锁定在了“三元宰相”商辂（1414—1486）身上。明史本传曰：“商辂，字弘载，淳安人。举乡试第一。正统十年，会试、殿试皆第一。终明之世，三试第一者，辂一人而已。”令评论者感到极为吃惊的是：剧本中的商辂与历史上的商辂，除了“三元”这一点相似之处以外，几乎找不到太多的共同点。剧本里的商辂是个遗腹子，而历史上的商辂父母双全，这就令不少论者产生了“造谣污蔑”的想法。

最早提及此事的是陈洪谟（1476—1527），其《治世余闻》首先介绍了一位名闻当时的节妇的事迹，然后说：“近时戏文盛传商三元辂事，颇类此。然彼是虚诬，而此则实事也。因记于此以风世。”<sup>[1]</sup>陈洪谟出生时商辂尚在世，所云“诬”者可能有所据，然惜其未加详解。成书于万历年间的《刘氏鸿书》卷七十也有一条“无遗腹事”的记载：

商文毅公讳辂，浙江淳安人。我朝三元及第，官至元辅，德望首称，止此一人而已。公之父为严州掾，公生於吏舍中，刺史是夕梦天门开，有神人乘鸾车降公廨，诘旦公生，故命名辂。今俗行传奇，

造言生事，可笑尤甚。盖公之父亲见公发解，绝无遗腹之事，纪此以诏后学云。《笔谈》。<sup>①</sup>

刘仲达这里所说的“俗行传奇”，当即《商辂三元记》，他认为这篇戏文“造言生事，可笑尤甚”，商辂“绝无遗腹之事”。显然，他也从实录的角度对剧情提出了批评。明末祁彪佳在《远山堂曲品》中也批评本剧说：“传商文毅全不覆实。”<sup>[2]</sup>清初人黎士宏亦如此，其《仁恕堂笔记》中从演戏扮演宰相“大约皆丑诋之词”的角度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：“事非远代，其家传志在人耳目，而院本装演种种不经，且公后代人文辈出，何不能举其坊本而毁之。”他感叹戏曲“装演种种不经”，追问“作俑者谁是”，感叹“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街争唱蔡中郎”。<sup>②</sup>可见明清时期这些论者都认为《商辂三元记》这部戏文严重歪曲事实，对商辂的名声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
以上几部著作虽然都认为此剧有“污蔑”商辂之嫌，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十六在否定了“王鏊丑诋商辂”之说以后，便首次把事件转移到了章纶身上：

按此本非辂事，乃章纶母也。《温州府志》、冯梦龙《情史》、及《名山藏》诸书，皆载其事。纶父，温州乐清人，名文宝，聘金氏未成婚，纳妾包氏。有姪而文宝病笃，金请于父母，往视之，文宝一见即逝。金氏抚妾守丧，迨妾生纶，亲教读书，通四书大义，复遣就外傅。正统元年成进士，官礼部郎中。景泰五年，疏请朝上皇于南宫，复汪后之位，沂王之储，初恐貽母忧。金氏谓曰：“吾平日教尔，能谏死职，我虽为官婢，无恨也。”纶忤旨，杖垂危，禁锢诏狱，金氏怡然。天顺二年复官，终养二母。金氏每吟诗见志，诗曰：“谁曰妾无夫，妾犹及见夫方殂。谁云妾无子，侧室生儿与夫似。儿读书，妾辟纼，空房夜夜闻啼乌。儿能成名妾不嫁，良人瞑目黄泉下。”后纶官至礼侍。<sup>[3]</sup>

章纶（1413—1483），字大经，乐清人，正统四年进士，授南京礼部主事，景泰升任礼部议制郎中。因“性亢直，不能偕俗”、“好直言，不为当事者所喜”，而为礼部侍郎位20年不得升迁。成化十二年辞官回乡。死后被宪宗皇帝追封为南京礼部尚书，赐谥“恭毅”。上引《曲海总目提要》的说法言之凿凿，似乎已经找到了关于此剧本事的最终答案：戏曲把现实版的章纶的故事嫁接到了“三元宰相”商辂的身上，于是父母双全的商辂成了遗腹子。这一说法沿袭至今，几成定论。

## 二、“章纶母”事探原

其实，“章纶母”事亦是一桩“造谣”事件。最早把“莫须有”的“章纶母”之事记载下来的可能是弘治年间的余姚人许浩：

温州章文宝，聘某氏，未成婚，纳妾某氏娠，而某得疾且死。某氏闻，请往视，父母谓未成婚，尚可别议，不许。某氏坚欲往，某一见而逝。某氏为棺敛之，抚妾受丧。妾生子纶，亲教读书，通《四书》大义，后遣就外傅，竟第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先欲疏请复立旧太子，恐貽母忧未果。某氏闻之，谓曰：“吾平日教尔何为？汝能谏死职，我虽为官婢，无所恨也。”纶遂以疏入，忤旨，谪戍某地。某氏怡然。纶复官终养。某氏尝自为诗见志，人共传诵，诗曰：“虽云妾无夫，妾犹及见夫方殂。谁云妾无子，侧室生儿与夫似。儿读书，妾辟纼，空房夜夜闻啼乌。儿能成名妾不嫁，良人瞑目黄泉下。”<sup>③</sup>

后出的《名山藏》、《情史》等书也有类似记述。上引《曲海总目提要》正是以此为据来说明《商辂三元记》本事的。但只要读读《章纶困志集》、《章恭毅公集》和《章恭毅公年谱》等书，就会发现，章纶的故事亦属“造言生事”之列，事实上，章纶非但不是“遗腹子”，他的母亲也根本没有机会

① 郭英德在《明清传奇综录》中引用这则材料，谓出自刘鸿书《听雨增笔》，此人、此书不见各家著录，可能是刘仲达在《刘氏鸿书》中的误记。

② 引自清代黎士宏的《仁恕堂笔记》，第38页。

③ 引自明代许浩的《复斋日记》。

督责他读书学习。只是不知这“谣言”是许浩首造，还是另有所据。

《章恭毅公年谱》载：“永乐十六年戊戌，丁母淑人金氏忧。”<sup>①</sup>章纶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。真不知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与《复斋日记》中“终养二母”、“终养某氏”之说从何而来。其《困志集》中就有《忆母》一诗，表述他的自幼失母之痛：

育我萱闱仅六年，已随王母会登仙。慈颜想象浑无识，遗体生来幸有全。身任劬劳留襁褓，口存德泽在杯圈。春晖寸草难忘报，罔极原来是昊天。<sup>②</sup>

诗中明确地写道，母亲养育他仅仅6年便仙逝了，由于年纪幼小，他连母亲的长相都还不曾记清，他深深遗憾自己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母亲的早逝对章纶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，甚至成为他终生的“心结”。翻阅章纶的集子，其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信息，他有很多首诗歌表达的都是对别人母亲能够长命寿终的羡慕，如《慕萱堂为周杰赋》、《慕萱为邱均徵赋》等。

章纶的父亲虽不算是长寿之人，但绝不像《复斋日记》中所云，是在他未出生前就已去世，实际上，他的父亲比母亲要长寿一些。《章恭毅公年谱》记载：“宣德五年庚戌，丁通议府君忧”，这年他18岁。其《困志集》中又有《梦见先人》一诗，写他因“立储之争”入狱之后，曾经梦到了他的父亲“诗礼不忘存日训，衣巾无异旧时容”，遗腹子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
由上可知，章纶的母亲在他6岁时去世，父亲在他18岁时去世，与《商辂三元记》中“遗腹子”的情况完全不符。

### 三、秦雪梅原型考

章纶的母亲金氏去世之后，由继母包氏抚育其长大成人，督责他读书，这方面的情况，倒是有些像《商辂三元记》中“秦雪梅”的断机教子了。其《困志集》中有《忆继母》诗云：“狱里心怀寸草心，海天愁望白云飞。缝衣不使披芦絮，劝学无惭断织机。堂北此时飘鹤发，阶前他日舞斑衣。承恩拟见来归后，甘旨应尝双鲤肥。”诗中叙写他在狱中对继母的思念之情，他难以忘记继母对他的牵挂和对他的教育与抚养，他盼着出狱之后好好侍奉老人家，可见他对继母的感情还是相当深的，故曾有“乞封”之举，《年谱》记载：“景泰五年，陈情乞恩赐封继母包氏，以例不允。”这样看来，人们把章纶与“秦雪梅”故事联系起来，还是稍稍有些“缘故”的。

实际上，章纶不光对继母很崇敬，而且也确实对“秦雪梅”式的女性由衷赞叹，在他笔下，就曾歌颂过一位这样的女性：

宋女蔡人妻，既嫁夫有疾。女能守终身，常理无所失。岂如梅氏女，未嫁夫先没。能以死自誓，节操尤难述。父母怜其少，闾里同矜恤。善辞劝不从，愿守冯氏室。虽未入冯门，一受冯聘物。犹臣得君礼，忠贞不可忽。此心更不更，此义沦肌骨。南山石可转，我心终不易。自年十九来，七十岁月。终始如旦暮，贞静何专一。孝奉二老亲，友爱同胞出。劝弟登仕途，殷勤正心术。弟能尊所言，临事更缜密。从此为郎官，升迁到藩臬。清心慎以勤，无间初与卒。一家厚天伦，日用俱尚质。每思贞女心，不忘贞女实。嘉号高高堂，世世其逢吉。<sup>③</sup>

诗中说梅氏女真的非同一般，别人的贞节是出嫁之后，为夫守节，而她却是未嫁之时，丈夫已死，但她誓死要到丈夫冯家奉养二老，照顾弱弟。在她的努力下，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，而且弟弟也出仕为官，步步高升，没有辜负她的教育之恩。

① 引自《章恭毅公年谱》（敬乡楼丛书本）。

② 引自《章纶困志集》（敬乡楼丛书本）。

③ 引自《章恭毅公集》（卷二）的《贞德堂为梅氏赋》。

由此可见，章纶生活的时代，现实当中“秦雪梅”式的节妇相当多见。上文提到的《治世余闻》中就有一条记载：

乙丑松江刘知府琬上疏旌表一节妇，乃华亭张尚书莹少子未婚之妇也。少子某，事游荡，与娼狎，被惊得心疾，遂不起。某原聘京卫赵指挥某女，没时张为御史，居忧于家，即具书慰报于赵，令其别议。赵得讣，报其女。女曰：“千里之音，真伪未可知。纵有凶说，而此身已生死系于张氏矣。”赵夫妇素知其女至信，虽有媒妁来议，然不敢许。逾年，公服阕之京。赵往探之，且告以女之言。公恐负其女，备仪令夫人往慰之，女但唯唯。越数日，女告其母曰：“彼既来慰我，则尽礼。母亲可率儿往展谢之，虽未及睹夫仪容，得拜翁姑，亦名分中事。”父母是其言，即具礼母子偕往。女留张舍，卒不肯归，曰：“既已身许张氏，夫死命也，决无他议。留此以事舅姑，尽妇之道。”谓母但归，母不拂其言，如其志。女时年十八，张与夫人别设一室，令夫人与俱。既而足不外履，慈惠婉顺。张夫人亦尝论其可嫁之意，女曰：“有死而已。”是夕自缢，几绝，赖救免。自是绝不敢道。四方士夫多为文以纪之。<sup>[1](64-65)]</sup>

从章纶记载的“梅氏女”到《治世余闻》所记“张莹儿媳”，可见由明代“贞节”观念的不断强化与深入人心。记述末尾的“四方士夫多为文以纪之”，以示所言不虚，可见作者对此类事件的褒扬态度。

《商辂三元记》正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。《复斋日记》所云章纶母吟诵的那首诗，其实出自元末明初文人高启的集子，诗题为《张节妇词》，诗曰：“谁言妾无夫，中路弃妾身先殂。谁言妾无子，侧室生儿与夫似。儿读书，妾辟纼，空房夜夜闻啼乌。儿能成名妾不嫁，良人瞑目黄泉下。”<sup>①</sup>高诗原注：“灵寿张明府嫡母，早寡守志。”<sup>[4]</sup>很明显，这是一位夫死之后，教育妾室所生之儿读书成人的贞节女子。在《复斋日记》中，却把“中路弃妾身先殂”，改成了“妾犹及见夫方殂”，意思是说：“谁说我没有丈夫？我还能在丈夫临死时，和他见上一面。”这样一改，就有意突出了章纶母的“未嫁而夫死”，迎合了当时“贞节”观念发展的“登峰造极”之势。而《商辂三元记》的作者所要宣扬的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思想，当秦雪梅提出要“受大志……磨而不磷涅不淄”时，他的父亲表示高度赞许与支持：“叮咛娇养女，不用疑，吾家事业何挂意。节操冰霜必不替，他年名胜旧碑石。”<sup>②</sup>认为这是可以扬名天下的大好事，劝女儿不要操心家里的事，放心去“未婚守节”，做一个超越前人、人人敬仰的节妇。可见，戏曲当中的“秦雪梅”形象与笔记当中“莫须有”的“章纶母”形象，都是“节妇”时代的创造。

#### 四、“多虚少实”的民间创作传统

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中又说：“按此诗见《高启集》，恐是纶母尝诵之，非其作也。纶与辂同时人，作者当误记耳。”猜测是章纶的母亲曾经诵读过这首诗，因为商辂与章纶是同时人，《商辂三元记》的作者就张冠李戴了，结果商辂变成了“遗腹子”。结合上文对“章纶母”事件的考察，可知这一推测比较草率，既缺乏对章纶母事件真相的求证，也没有考虑到戏曲艺术创作过程当中的虚构与整合。

笔者认为，此非误记，乃有意虚构。这种“捏造”现象在戏曲史上非常普遍。与商辂、章纶同一时期的叶盛曾在其《水东日记》卷二十一中指斥曰：“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，伪为小说杂书。……甚者晋王休徵，宋吕文穆、王龟龄诸名贤，百态诬饰，作为戏剧，以为佐酒乐客之具。有官者不以禁杜，士

① 《曲海总目提要》论及《断机记》时，《四库全书目录提要》论及《复斋日记》时，都指出了这一事实。

② 引自《商辂三元记》（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）。



大夫不以为非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在当时剧坛上,“脱空杜撰”、“诬蔑”名贤的现象并不少见。

其实,追本溯源,这是早期戏文创作传统的体现。胡应麟在其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十一中对这一现象评说道:“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,无往而非戏也。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,其名欲颠倒而无实也。反是而求其当焉,非戏也。”<sup>[5]</sup>直到近代,王国维仍肯定戏曲创作当中的“翻空”、“谬悠”现象:“追原戏曲之作……虽雅颂之博徒,亦滑稽之魁杰。惟语取易解,不以鄙俗为嫌;事贵翻空,不以谬悠为讳。”<sup>②</sup>

不过,郭英德先生研究指出,自明代中期开始,出现了文人创作与批评同传统观念的疏离,创作观念开始向“写实”靠拢,对于不合乎实际的“怪诞”现象,纷纷作出批评,故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十五曰:“近来作小说,稍涉怪诞,人便笑其不经。而新出杂剧,若《浣纱》、《青衫》、《义乳》、《孤儿》等作,必事事考之正史,年月不合,姓字不同,不敢作也。如此则看史传足矣,何名为戏?”<sup>[6]</sup>这反映了尚“虚”与尚“实”两种戏曲创作观念在明代中期的碰撞。

大抵来说,民间创作多沿袭传统,不忌虚构,甚至于无端给社会名贤安上“荒诞不经”之事;而文人创作受史传传统影响,更注重合乎事实。<sup>③</sup>从此剧的作者情况来看,各家书目多著录为无名氏,正是民间创作的一个典型,而上文所引明清之际有关《商辂三元记》的批评反映出的却是文人追求“写实”的戏曲观念,这种错位正是长期以来《商辂三元记》本事得不到真正彰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## 五、作者非徐霖辨

关于本剧的作者,一般认为乃无名氏所作,个别书目著录为徐霖。徐霖(1462—1538),字子仁,号九峰、髯仙,又称徐山人,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,一说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,是明代成弘年间的著名曲家,又工于书法,擅长绘画。笔者认为此剧为民间创作,作者乃无名氏,“徐霖说”至少有3点可疑之处。

首先,徐霖的戏曲作品基本已经失传。明清时期,载录徐霖《三元记》的书籍仅见诸明代笔记周晖(1546—1627)《金陵琐事》,<sup>[7]</sup>其他各家书目均不见著录,且《金陵琐事》也未对剧情作介绍,故很难确定此《三元记》就是《商辂三元记》。

其次,从徐霖曲词的“文人化”与著名“曲家”身份等方面来看,也与《商辂三元记》的“民间情调”大异其趣。《金陵琐事》卷二中载有徐霖数则“警句”,颇可见其高超的文字功底与清雅脱俗的审美趣尚:

徐山人霖,字子仁,《泊杨青驿》云:“云轻难掩月,海近易通潮。”《冬游虎丘》云:“冻鸟自高树,寒梅或背岩。”《归舟漫兴》云:“揽镜愧难留黑发,当杯狂欲醉青山。”<sup>[7](65)</sup>

明代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六中也载有其散曲作品:

陈秋碧与徐髯仙咏《四景联句》,调曰《金索挂梧桐》。其一:“东风转岁华,院院烧灯罢。陌上清明,细雨纷纷下。天涯荡子尽思家,只见人归不见他。合欢未久轻抛舍,追悔从前一念差。无聊处,恹恹独坐小窗纱。见了些片片桃花,阵阵杨花,飞过秋千架。”其二……<sup>[6](1332-1333)</sup>

顾起元接着评价说:“此词绵丽宛折,曲尽个中情景。如二公者,故词场之伯仲也。”<sup>[6](1333)</sup>可见徐霖文辞之雅丽与其在当时曲坛的地位。明代著名曲家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谈》卷二十六也说徐霖“所填南北词,皆入律。衡山题一画寄之,后曰:‘《乐府》新传《桃叶渡》,彩毫遍写薛涛笺。老我别来忘

① 引自明代叶盛的《水东日记》。

② 引自王国维的《曲录·序》(六艺书局民国年间刊本)。

③ 参见郭英德的《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》第五章,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。

不得，令人想起秣陵烟。’盖亦有所取之也”<sup>[6](1080)</sup> 然而《商辂三元记》却被明代曲家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评价为“曲无一字合拍”，其文字情节等也被《曲海总目提要》评价为：“然此记甚浅陋，乃当时无学识人所撰。”<sup>[3](788)</sup> 从《商辂三元记》的文字本身来看，有些地方确实相当“村俗”，比如第四折中商家管家与屎儿、狗儿几个人的一番交谈，第二十八折中考官与几位考生的对答，均极不类文人手笔。大部分唱词也缺乏韵致，较为粗疏。

再者，从剧本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方面来看，也与徐霖的思想颇不相侔。正如上文所言，此剧乃明代剧坛上“道德教化”剧流行的产物，剧本旨在塑造一位“节妇”形象，以迎合当时主流思想。而据记载，徐霖却是一位“豪爽迭宕”、“竟以隐终”的世外人，他对“名利”早已看透，不可能热衷于宣扬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“忠孝节义”。《金陵琐事》卷二载：

山人徐霖，武宗皇帝召命禁直。霖作诗纪之云：“久嗣《幽风》学老农，圣恩忽漫起疏慵。身裹陆海三千里，目睹天门十二重。封禅无书何献纳，清平有调幸遭逢。临流久洗巢由耳，也许来听长乐钟。”及放归，作诗云：“放归吾乐遂，计日便还乡。免上乞骸疏，将求辟谷方。无心判恩怨，有道管行藏。耿耿思君念，他生亦不忘。”夫霖以布衣召对，除夕应制，百韵立成，虽雅俗并陈，词多谲谏，在帝左右从容顾问，游从竟日夕，可谓不世之奇遇。武宗屡命以官，辞而不拜。中更事变，拂衣遂初，鸣鸿高骞，弋人徒慕。此其人岂与嗜甘腐鼠，蹇裳濡足，卒与祸会者同日语哉！既归，而名益震，词翰亦奇。又几二十年，竟以隐终。<sup>[7](83-84)</sup>

从“临流久洗巢由耳，也许来听长乐钟”、“放归吾乐遂，计日便还乡”等诗句可见，徐霖对功名利禄的“避之犹恐不及”。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六、褚人获《坚瓠集》丙集卷三、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丙集等著作当中均有类似记载。又《客座赘语》卷六中载有其《警世曲》，颇可见其看破“机关”、乐得“安闲”的隐逸思想：“富贵不坚牢，达人须自晓。兰蕙蓬蒿，到头终是草”。<sup>[6](1331)</sup> 这样的徐霖怎么可能写出“立志魁三榜，衣锦早还乡”、“儒生志气冲山岳，男子英雄贯斗牛。正是一朝时运至，果然谈笑觅封侯”等味道的句子来呢。

## 六、结 语

根据以上所述，笔者得出以下两点结论：其一，此剧本事与历史上的商辂基本无关，与章纶亦无甚关系，而与明代盛行的“贞节”观念关系密切。其二，此剧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无名氏创作传统：虚构故事，假借名人效应，以达到教化目的。剧本产生的明成弘间，正兴盛着《五伦全备记》、《香囊记》等教化剧，《商辂三元记》也是这一文化潮流的产物。为了突出“守贞”之不易，须“未嫁而夫死”；正如剧本中所言“吾儿所学志纲维，白玉无瑕涅不淄。已配洁身天下有，未婚守节世间稀”；为了突出“断机教子”的辛劳与成功，须“三元”方有说服力，正如剧本中所言：“三元历中世间稀，未嫁孤孀天下奇”，故百年不一遇的高中“三元”的商辂自然成了最佳人选了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陈洪谟. 治世余闻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：65.
- [2]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（六）[Z]. 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59：113.
- [3] 董康. 曲海总目提要 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9：788.
- [4] 金檀. 高青丘集（卷十一）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：436.
- [5] 胡应麟. 少室山房笔丛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：556.
- [6] 上海古籍出版社.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[Z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：1829.
- [7] 周晖. 金陵琐事 [M]. 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2007：82.